

改變世界的科學家

米 德

人類學的先知



Margaret Mead

改變世界的科學家

米 德

原著者：Michael Pollard

譯 者：陳品君

米德 / Michael Pollard 原著；陳品君譯。 —
初版。 — 臺北市：牛頓，1992 [民81]
面：公分。 — (改變世界的科學家；8)
譯自：Margaret Mead
含索引
ISBN 957-627-333-1 (精裝)

1. 美國 - 傳記 - 青少年文學

785.28

81004853

改變世界的科學家(8)

米德

出版者 /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發行人 / 高源清

著作財產權人 /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原著者 / Michael Pollard

原著者名稱 / Margaret Mead

原出版者 / Exley Publications Ltd.

譯者 / 陳品君

發行所 / 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 /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25-1號一樓

電話 / 7061976 • 7061977 • 7059942 • 7062470

郵發 / 1179402-3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製版 / 大象彩色製版有限公司

印刷 / 偉勳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定價 / 新臺幣180元

初版 / 1992年11月20日

出版登記證 / 局版臺業字第3139號

法律顧問 / 林樹旺律師

●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●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。

Printed in Taiwan, R.O.C. 1992

ISBN 957-627-333-1

(英文版：ISBN 1-85015-258-6)

©Michael Pollard

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by Exley Publications
Ltd, 16 Chaik Hill, Watford, 1992

總編輯 / 劉君祖

編輯主任 / 林小昭

文字編輯 / 郭寶秀、吳蕊琳、張明珠、楊美芬

美編主任 / 洪家輝

人類學的先知

米 德

Margaret Mead

牛頓出版公司

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行為模式

我們為什麼表現出某種的行為舉止？是什麼因素可以讓有些人高興、快樂，有些人卻陷入悲傷之中？為什麼有人衝動易怒，有人友善、親切，有人卻是很難相處呢？諸如此類的行為到底是天性使然，還是後天所養成的呢？

又什麼是對？什麼是錯？公平和不公平如何分辨？美醜的界線在哪裡？……這些比較的想法究竟從何而來？是與生俱來的本能，還是從父母和周遭的人那兒學習來的？

這些是每位研究人類行為的科學家一百五十年來一直在探索的問題。一八五九年，英國科學家達爾文（Charles Darwin）出版了一本相當著名的書——〈物種起源〉（The Origin of Species），書中提出「物競天擇」的觀念。他寫道，人類和其他的生物一樣，愈是健壯、優越的物種愈容易存活下來，而弱小的物種容易遭到淘汰。當存活下來的物種愈強壯，則會大量繁殖，相對的，弱小物種因為自然淘汰而會逐漸消失。換句話說，生存的能力是代代相傳——由父母遺傳給子女的。

前不久，科學家們就一直很好奇：是否其他的事情也可以經由「代代相傳」的方式不停地傳遞下去？而在某些家庭，犯罪行為也會像生存能力一樣，以相同的方式由父母傳給子女嗎？有些科學家甚至進一步研究，仁慈善良的本質、有禮貌的行為或不好的脾氣是不是也如此？

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。通常，一個小孩的習慣是好是壞，總被認為理所當然是源自父母，然

左頁圖：一九二五年馬格麗特(左)首次到薩摩亞做田野調查時與法瑪度合影。法瑪度(右)是薩摩亞酋長的女兒，她將當地的食物、風俗介紹給馬格麗特。圖中，馬格麗特穿著薩摩亞的傳統服飾。據她自己描述：「那種服裝就像紗籠裝，在村中陣雨之後，便於換穿。」



而，這些習慣是一生下來就具備的嗎？或者是他們學習來的？從我們所觀賞的影片和電視中的人物，或身邊的每個人身上，我們到底學習到哪些行為？截至目前，人們都還在為這些問題爭論不休。

一九二〇年代，這類問題爭論得更激烈。原因是，在北美洲和歐洲，積極推廣義務教育已有五十幾年之久，他們期待一個更進步、更少暴力的安樂社會，可是這個願望卻沒有達成。於是有些人就納悶了：難道是我們教育孩子的方式不對？果真如此，那麼是因為沒有人了解孩童是如何學習的嘍？

天性或後天養成

同一個時間，「魯莽、叛逆的青少年」也成了人們十分關注的話題。雖說社會大眾對此感到憂心，早已不是新聞，但是，他們的憂慮卻因電影、收音機對青少年可能造成的影響而加劇。「難道是因為美



「這就是我！」
在許多的文化中，
有些人以「裝飾」
自己的身體來突顯
他的與眾不同，有
時候也用來做為身
分的表徵。而人類
學家感興趣的即是
這些人的行為，以
及它所代表的意義。

「一直困擾著我們青少年的
是青春期的本質，還是文化
所致？而在不同的環境下，
青少年是否會呈現不一樣的
面貌？」

——摘自馬格麗特·米德
所著〈薩摩亞人的成年〉

國的父母所採用的教養方式（包括讓他們看電影），容易讓青少年形成魯莽、叛逆的個性？或者是孩子們一生下來，就具備這樣的性格？大家不斷反覆問著這個問題。今天，電影對青少年的影響力已經被電視所取代，但是，仍然沒有人能夠證實，電影和電視影響人的行為。

「天性或後天養成」是描述爭論內容的一種概括說法。主張「天性」的人士認為，「天性」是了解一個人個性和行為模式最重要的指南。他們相信小孩子的個性傳承自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，正如同一個人的體質特徵來自遺傳。而相信「後天養成」的人則強調，家庭和外在世界對一個人的影響更為深遠。

人類學

一個人的行為、個性究竟是「天性使然」，還是來自「後天教養」，向來是人類學家最感興趣的問題。人類學將人類視為「物種」進行研究，人類學家關心人類的不同體質形態如何演變的情形。舉例來說，為什麼非洲中部的矮黑人體型會如此矮小，而澳洲的原住民卻長得很高大？人類學家尤其關心人群——社會——與環境之間的關係，他們探討社會如何經由家庭關係、宗教、語言和藝術，來了解世界，他們也試圖去了解家庭和社區運作的方式。

在一群對「天性或後天養成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科學家當中，有一位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的系主任法蘭茲·鮑亞士教授（Professor Franz Boas），他有一位活潑、意志堅強和企圖心旺盛的年輕女學生，名叫馬格麗特·米德（Margaret Mead）。

一九二五年，二十三歲的馬格麗特已經擁有心理學的碩士學位，專攻精神狀態的分析。這年，她繼續攻讀人類學的博士學位。經過五年的研讀課程，她急於走出教室去做一些實際的研究工作。人類學是一門書本和講義只能將學生引導到某個有限領域的學科，真正的學習必須在實際的「田野」中從事，也就是說，要與被研究的對象緊密的居住在一起。

「傳統的人類學家都具有令
人嘆服的知識，他或她記錄
下將會是極具價值的每一件
事。舉凡長笛的外形、兒童
玩耍的（翻花線）的花樣，
神話情節，星星、月亮和太
陽的名字，表示贊同或友誼
的動作、手勢，製作西米椰
汁的配方，以及計算檳榔的
方法等等，所有的資料都是
獨一無二的。而這一切也將
逐漸消失。」

——摘自馬格麗特·米德
的〈田野調查書信集〉

這給鮑亞士帶來極大的困擾。

考驗耐力

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十六日，馬格麗特誕生在一個安穩的中產階級的家庭。她的父親是一位大學教授，母親則為爭取黑人、婦女權益，或為移民處境到處奔走。馬格麗特沒有到過其他國家，她也不會說其他國家的語言。她甚至沒有搭過船或外宿旅館的經驗。在此之前，她從來沒有獨自生活過一天。此外，她在學生時代就已經結了婚；當時，她先生羅塞·克里斯曼（Luther Cressman）正打算把教會的工作當做他終生的事業。

雖然如此，馬格麗特決定把她在大學裡就已經開始的研究，延伸到田野調查方面。她選擇南太平洋群島的玻里尼西亞（Polynesia）文化做為這次田野研究的對象。因為文明已經慢慢侵入這些島嶼，不久，他們古老的習俗以及傳統的生活方式勢必將永遠消失。馬格麗特希望能在它們消失之前，觀察它們並記錄下來。

鮑亞士對馬格麗特的決定感到惶恐。他擔心自己是否承擔得起這個責任，答應讓這位年輕女子橫跨大半個地球，深入隨時都可能遭遇危險或染上致命疾病的荒島。況且據說，那兒還住著食人族與獵人頭的民族！萬一馬格麗特真的遭遇不測，教他如何向她先生和父母交代呢？更糟糕的是，馬格麗特執意前往的目的地——法屬玻里尼西亞的土木圖群島（Tuamotu Islands），偏偏又是個人跡罕至，幾乎與外界隔絕的地方。

今天，一位大學剛畢業的年輕女子在踏入社會之前環遊世界，並不足為奇，但是在二〇年代，不管哪個年齡層，女性單獨旅行幾乎是不可能的事，除非是搭乘豪華客輪旅遊著名的航線。一個女人，尤其是已婚婦女，有自己的生涯規畫更是件不尋常的事。在當時，女人結了婚總被期待能安定的生活，照顧家庭、生育子女。馬格麗特似乎決心打破這些成規。

「我總是為自己能生為一個女孩感到高興。記憶中，我未曾想過成為一個男孩。我之所以如此，是因為父母自小就是這樣教導我。我是個父母期待下出生的小孩，打從我一落地，便是父母所想要的那種孩子。」

——摘自馬格麗特·米德
的自傳《黑梅冬》

馬格麗特是家裡五個孩子之中的老大。圖中即為她和小她兩歲的弟弟理查。



鮑亞士建議她不妨轉為研究美洲本土的印地安文化，它不但是一項有趣的研究，而且可以選擇到危險較少、離家又不會太遠的地方。萬一有什麼事情發生，印地安保留區有很好的通訊設備可供聯絡。

「旅行狂」

鮑亞士認為在印地安人居住的地區從事田野調查，應該可以治療馬格麗特的「到遠方旅行的狂熱」，而且她也會因此選擇在大學裡工作。事實不然，馬格麗特依舊非常堅持自己的想法。當時美洲的印第安文化由於長期和白人接觸，已逐漸遭到破壞，而美洲土生土長的印地安人已沒有她計畫研究的變遷。可是在南太平洋，因文明而引起的變遷卻還沒到來，即使有，也僅是個開端而已。她希望前往一個還保留著完整古老文化的地方，例如太平洋的土木圖群島。

鮑亞士知道，馬格麗特是一位聰明的學生，值得給她一個機會，使她功成名就。因此他希望馬格麗特研究當時十分熱門的主題——青少年的行為模式。然而馬格麗特則傾向於更多元化的研究。她想了解當文明引入時，一個古老的文化會發生什麼事。

這將是她一生永遠不會改變的興趣。

經鮑亞士的極力勸說，終於和他的得意門生達成最後協議。馬格麗特對於研究美洲的印地安人，是一點也不感興趣，如果鮑亞士答應讓她到南太平洋的基地，那麼她就不再堅持一定要到土木圖群島，另外，她還可以接受鮑亞士的建議，研究青少年的行為——特別是有關女孩子在青春期的行為。

前往薩摩亞

經過一番篩選，她最後決定前往位於南太平洋上的薩摩亞群島（Samoa）。該群島距離赤道南方大約一千哩，十八世紀被發現後，搖身一變成爲重要的商業港口。後來，又成爲輪船添加燃料及補給品的停靠港。

馬格麗特前往薩摩亞時才二十四歲。一年前，當她參加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辦的人類學研討會時，就已經下定決心要儘早進行田野調查的工作。尤其在研討會中所聽到的，使她更加確信，研究和記錄那些即將逝去的文化，已是刻不容緩的事。





一九二五年，薩摩亞群島被分割為東西兩部分。今天成為獨立國家的西薩摩亞，歸紐西蘭（New Zealand）所管轄。而東半部也就是美屬薩摩亞，則一直隸屬於美國。美國在土土伊拉島（Tutuila）上的巴果港（Pago Pago）建有一座龐大的海軍基地，基地裡有醫院和一所廣播電臺。

正因為當地有一座美國海軍基地，鮑亞士教授才同意馬格麗特前往從事研究。他心想如果馬格麗特碰到任何麻煩，她可以尋求美國海軍的協助，況且每隔三個星期就有定期客輪往返巴果港。除此之外，當地居民還可以透過廣播電臺收發電報。因此，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在一切準備就緒後，馬格麗特即由夏威夷搭上「梭羅馬號」（Sonoma），航行三千哩到達薩摩亞。

到達深淵盡頭

今天的科學家當要做長途的探險旅行時，往往都

捕魚一直是薩摩亞人賴以為生的主業。在這個漁村裡，漁網被掛在外面晾曬。在馬格麗特到達島上的幾個星期後，一場暴風雨吹毀了許多村民的家園和漁船。馬格麗特的調查工作，也因為村民們忙著重建房子、修理漁船、編織新漁網，而不得不暫時停下來。

「甚至現代文明侵入之前，那些地處世界偏遠角落不為外人所知的生活方式，已在逐漸消逝當中。由此可見，將這些生活方式加以記錄、保留的工作，現在就必須著手進行——現在——否則，它們將永遠消失。其他的事都可以等，唯獨這件事最緊迫。」

——摘自馬格麗特·米德的自傳〈黑梅冬〉

「當然，田野調查的工作是很「古代」的，就像是好奇的旅行家、探險家和博物學者，他們去發現並帶回有關奇特地方的資料，還有動植物獨特的生存方式，以及各種民族的奇風異俗。」

——摘自馬格麗特·米德的〈田野調查書信集〉

是以組團的方式前往，而且同一團裡必定有不同領域的專家隨行，他們會攜帶大量的裝備，包括緊急備用的醫療用品、測量儀器、存放樣本的容器、打字機、錄音機、膠卷、錄影機、照相機、攝影用的閃光燈、發電機以及自備的運輸工具。

而馬格麗特所攜帶的器材幾乎是最基本的，除了她個人的必需用品外，就是一些鉛筆、筆記本、一部照相機和一副備用的眼鏡。況且她還是獨自一人前往的。這段期間，她只能透過信件的往返與鮑亞士教授，以及鮑亞士教授的助理、也是她的好友兼同事露絲·潘乃德（Ruth Benedict）討論她的研究。

當時，從事田野調查的科學家們對於該用何種方法進行觀察，並記錄他們所發現的東西，事前根本沒有周全的訓練，也從來沒有人關心他們是否忍得了田野研究的孤獨，或者當他們遭遇危險時不是有能力應付。

在那個時候，將田野調查員丟到蠻荒絕地後即任其自生自滅，是時有所聞的事實，「現在有很多教授仍舊沿襲他們老師所教給他們的那一套，原封不動地搬出來教學生；」馬格麗特後來寫道：「而一個年輕的田野調查員如果在面臨絕望時能不放棄、沒有發瘋、不糟蹋自己的健康或喪命，他們通常都可能成爲一位人類學家。不過，這是一種浪費時間的制度——我沒有耐心這樣做。」

因此馬格麗特在她晚年的時候，把大部分時間用來訓練田野調查人員，幫助他們接受並忍受調查時可能面臨的問題。

早在飛機航線到達荒遠的太平洋群島之前，這個地區某些島嶼就已經是北美洲和歐洲人所熟知的地方。因爲有水手、傳教士和探險家們帶回許多有關島上住民的生活資料。一般人所稱的南太平洋的「南海」，後來成爲很多歐洲作家、藝術家浪漫的朝聖天堂。法國印象派畫家高更（Gauguin）在大溪地（Tahiti）度過他生命旅程中最後的十二年。蘇格蘭小說家史蒂文生（Robert Louis Stevenson）在薩摩亞生活了七年，最後也死在薩摩亞，他一共寫了三



本有關他在薩摩亞的經驗的書。

單純、友善，舉止優雅，臉上時時掛著開朗的笑容，是玻里尼西亞人給人們的印象。曾經在薩摩亞住過的英國詩人路柏·布魯克（Rupert Brooke）就如此描述薩摩亞人：「他們是世界上最可愛的民族，當他們移動、跑步、跳舞時，肢體的輕盈宛如天神般的優雅。」

難怪馬格麗特的一些同事都非常羨慕地告訴她，她就要「奔向天堂」了！

第一印象

然而，馬格麗特抵達巴果港的第一印象是失望的。海軍轟隆隆的飛機聲和船上樂隊演奏的交響

由全家人組成的「釣魚遠征隊」，搭乘一艘獨木舟，正要出發去釣魚。在薩摩亞，馬格麗特享受過多次有趣的釣魚之旅，她發現，同行的小男孩雖然都很呱噪，但個個是釣魚高手。「他們只要一看到魚，就高聲歡呼起來，這樣子釣魚雖然缺乏效率，卻充滿歡樂。」馬格麗特在寫給家人的信中如此寫著。

